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一系列活动——

立体呈现周恩来在上海的奋斗足迹

■本报记者 李婷

昨天是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一生与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昨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等沪上红色场馆以展览、情景党课等一系列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周恩来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奋斗足迹。

他亲笔题字，将金城大戏院更名为黄浦剧场

昨天上午，一堂特殊的情景党课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讲”，以角色扮演等形式生动再现了以青年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为骨干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成立的场景。周恩来亲属代表、国防大学

政治部原主任周尔均将军受邀来到现场，他感慨地说：“这样的党课形式新颖，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革命历史、共产党人奋斗的历史展现出来，很受教育。”

在专题展厅内，《周恩来在上海》文物史料展通过大量的珍贵文物、史料，展现了周恩来一生与上海特殊而又密切的联系。展出的 54 件珍贵文物中，包括了周恩来亲笔题字的平型关大捷战利品——日军军用怀安地图；周恩来在麻皮书写：“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的《政协文献》等。展览还选取了 123 幅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照片，以时间轴和专题板块的形式，回顾了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周公馆开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指示上海地下党坚持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以及新中国成立

后对上海的经济、国防、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指导与关心。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还联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上海文广演艺公司，在黄浦剧场推出了《您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情景音乐会。一首首表达深情怀念的经典歌曲，一幕幕影像画面，无不令人动容。值得一提的是，演出所在的黄浦剧场，正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响的地方，而原名为金城大戏院的它，是在 1957 年底，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更名。

在这里，他首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

前后 48 次来到上海。而上海，是他探寻革命真理的起点和投身革命斗争的战场。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地走访周恩来在上海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旧址遗迹，梳理文献史料，以其中 10 个重要地点为脉络，策划举办了《周恩来与上海——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图片展》，通过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和 40 余件史料文献，再现了一代伟人周恩来在申城留下的闪光足迹。

展览的开头部分展出了一张《黄浦江沿江码头分布示意图》，边上写着这样的注释：1920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航，远赴法国。“到达欧洲后，周恩来考察西方社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介绍说。

油画《历史丰碑》描绘了中共四大开会时的场景，画面中的左边第二位就是周恩来。1925 年 1 月，周恩来以中共旅法组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这是他首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而一张照片上呈现的四川北路 1953 弄永安里 44 号，看似普通，却曾经是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地下斗争的重要地点。1931 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工作环境变得异常险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永安里二伯父家隐蔽至年底才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党史专家指出，周恩来在上海的奋斗足迹，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红色记忆中的光辉篇章。

舞台剧《对话·寓言2047》在沪开演

张艺谋：科技时代最重要的是人的创造力

本报讯（记者 童薇菁）由张艺谋执导的“概念演出”《对话·寓言 2047》前天在上海大剧院亮相。这是一台融合古老民间文化和现代科技手段的演出，从中可以看出张艺谋最新的创作方向，以及他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思考。

在悠扬沧桑的长调声中，舞台上袅袅升起云纱；年轻的舞者伴随着激光剑阵翩翩起舞；木偶师和机械臂共同在舞台上操纵肢体……《对话·寓言 2047》汇聚了来自全球七个国家的 20 个团队及个人。其中，与泉州木偶戏搭档的是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过的机械臂团队“安迪·机器人”；蒙古长调的表演者其布日已 71 岁高龄，同台的“云纱秀”表演者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艺术家丹尼尔·武泽尔。演出中，这样的“混搭”比比皆是，古老艺术和现代技术碰撞出的景象，冲击着观众的想象力。

“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却又在舞台上同腔同调，产生高度的对话感和协调感。”张艺谋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科技既服务于人类，同时也改变着我们。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唤起人们的冷静思考，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工作方式是不是有可以提升的地方。”

同时，《对话·寓言 2047》也代表了张艺谋最新的艺术思考，其首演于 2017 年，当时即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大型现场表演不再局限于人与道具的演出。前不久，由张艺谋执导的《北京八分钟》亮相平昌冬奥会。这是高科技创意在实



在《对话·寓言 2047》中，古老艺术和现代技术碰撞出的景象，冲击着观众的想象力。

（出品方供图）

景舞台上的一次集体展示：在投影技术的配合下，24 个带着 LED 冰屏的智能机器人，与轮滑少年、“熊猫信使”一起在舞台上描绘出美丽中国的景象，这“八分钟”一改许多人对张艺谋执导作

品的固有印象。“人们的焦点都在高科技的身上，但我更关注的是 24 名轮滑运动员。”张艺谋说，冰雪运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冰过留痕、滑雪有痕”，所有美丽的线条都是从滑冰运动员的

脚下展开的，这是创意的起点。“人的情感和命运是永恒的主题，吸引我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方法去讲述故事。”

张艺谋说自己创作《对话·寓言 2047》的初衷是从科技回归到人的身

上。“24 块 LED 冰屏中只要有一块卡住了，互相一撞，演出就砸了。”张艺谋认为，科技演出是“双刃剑”，“科技的背后是大量的工作，人工智能的背后还是人——是人的创造力、控制力”。

怎么能指望奥斯卡这场秀，会给美国电影带来变局？

《三块广告牌》的憋屈在于编剧奖项的失落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看完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真遗憾最佳影片不能颁给这场颁奖礼，它实在是一部编、导、演各个环节滴水不漏的“作品”。

电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项评选，能左右的奖项分布限于电影本体

《水形物语》没有悬念地在评奖季的后半程反超《三块广告牌》，赢得了最重要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三块广告牌》诚然有话题热度，有可看性，是现象级的文艺片，但它的优秀在于剧本和表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这两个表演类奖项的归属，恰如其分。一个电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项评选，最终能有力左右奖项分布的还是电影本体层面的得失。

《水形物语》的整体完成度并不稳定，部分段落好得匪夷所思，大部分时候又像是宅男导演放飞个人趣味的“漫画分镜头拉洋片”。但它有生逢其时的主题——用“怪物”隐喻美国的边缘人群和少数族裔；有似是而非的类型片外壳；导演在中等制作相对宽容的创作空间里，用个人审美的偏好有限度地改良了类型片的配方；以及，它在立场和情

感的层面都有似是而非的暧昧，用天真包装了无情，冷酷之心的深处流淌浪漫的潜流，如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水形物语》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三块广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未必完全是“失望”的。

《三块广告牌》的憋屈在于编剧奖项的失落，输给《逃出绝命镇》，可以叹一句“非战之罪”。今年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改编剧本的信息量挺大。最佳原创剧本《逃出绝命镇》是部黑色喜剧，故事中白人老人利用女儿的美色当诱饵，取了黑人小伙的性命给自己“续命”，这个脑洞开得很聪明，各种剧情元素的能指、所指可以索引一箩筐。最佳改编剧本《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老手艺人詹姆斯·艾沃利的新作，不妨看作低配置版《莫里斯》，立意和境界的落差不小，胜在意大利的外景美，且男主角青春正好，意大利导演把青春期飘忽的情爱拍出了视觉效果——桃子和阳光下金色的少年身体重叠了。

乍看起来，这两个奖项分别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立言，但这是个伪命题。在当下的好莱坞和欧洲影坛，“少数族群”“特殊关系”等题材早已不构成禁区，而是导演们争相跳入的命题作文之红海。尤其面对少数族群的议

题，如今，美国非洲裔的地位全然不同于 1960 年代，族群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悄然转移。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当年美国“黑白”对峙最尖锐时，全好莱坞欲盖弥彰地在忏悔“我们亏欠印第安人”；如今，矛盾转向，美国非洲裔题材成了好莱坞电影界的显学。

谁都不得罪的“得奖名单”，无法让美国电影呈现出“多样性”

这恰恰是今年奥斯卡评选从提名到颁奖的周期中，最见“演技”的一面。颁奖前夕，英国影评人在专栏里调侃，今年最佳男主角是“糟糕的白人”，相应的，最佳女主角是“自强不息的女人们”。仿佛很有道理：《水形物语》里的男配角集“糟糕的美国白人”之大成，傲慢、自大、狭隘、有暴力虐待狂倾向，而女主角和女配角用母性大爱和姐妹之爱给人类留了一点儿救赎的余地；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创作中，总是“男人的交锋”，而斯皮尔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中浓墨重彩突出了女性出版人的地位和作用；《至暗时刻》的丘吉尔很多时候是个糟糕的老头，多亏有夫人和秘书，她们在历史的拐点上改变了男人，也潜在地介入了大时代的格局……

在好莱坞的大环境里，女性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因为美国现实中的女性境遇正越来越糟。技术派的文艺青年们欢呼摄影界的无冕之王罗杰·迪金斯终得迟来的“最佳摄影”认可，但有多少人注意到，在奥斯卡 90 届的历史中，只有一位女摄影师瑞切尔·莫里森被提名最佳摄影师。“科恩嫂”麦克多蒙德实至名归地拿到最佳女演员，可《三个广告牌》的女主角实质是个性别模糊的角色，“她”和作为对立面“种族主义白人男性”是一体两面，他们构成了奇异的互文关系。哪怕是被推到“女性代言”位置的《伯德小姐》，仍然陷在“文艺女青年总要遇到个把渣男”的套路里，初恋和成长叙事中“痛”的根源被回避了。这是女性叙事的“痛点”。

在 2012 年，奥斯卡评委的女性比例是 23%，经历 2015 年“白色奥斯卡”的抗议，电影艺术和技术学院在两年之内改进了评委的“多样性”比例，女性评委增加到 39%。但这是极度有限的让步：好莱坞八成女导演在过去的十年里仅有机会完成一部电影。

奥斯卡这部“秀”，给了局外人一场有关电影“多样性”的梦。但它也只是——一场秀，看起来谁都不得罪的奥斯卡“得奖名单”，内在是好莱坞一局乏力的平衡游戏，终究，怎么能指望一场“秀”带来摧枯拉朽的美国电影工业变局呢？



《水形物语》让人联想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它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三块广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未必完全是“失望”。图为影片剧照。

相关链接

奥斯卡主要奖项

最佳影片

《水形物语》

最佳导演

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

最佳男主角

加里·奥德曼（《至暗时刻》）

最佳女主角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三块广告牌》）

最佳动画长片

《寻梦环游记》

最佳外语片

《普通女人》（智利）

最佳原创剧本

乔丹·皮尔（《逃出绝命镇》）

最佳改编剧本

詹姆斯·伊沃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